

烟火珠崖

记忆中的海南西部，是一幅色彩斑斓一时半会难以完成的画作。绵长的海岸线，守护风沙的木麻黄，以及干旱少雨的土地，把童年生活的情节加刷。

这片土地总是延续着闷热的夏天，粗疏的篱笆和野芭蕉树奔放的叶片，就像画家何坚宁所描摹的风景，深情地摇撼着天涯绝美的天空。从草泽中走出来的人们，业已习惯自身周遭的一成不变。广袤田野的风景，站在高山上朗诵诗篇的自然之子，被昔日的时光写进不朽。

雨过天晴之时，骑着自行车归来的邮差捎来海岛之外的消息。与少年结伴前行的风帆一直向海，成为勇于挑战命运的几个人之一。在此期间，有的人留下亲手写下的墓碑，有的人以身体作为标杆，总是不甘地对大海狂吼，海浪不时还以回响，应和之声激荡着青春之桅，且来不及掩面而泣。年轻时留下的不屈形象以及难以抚平的创伤，不停地叩击着西部每一个难以回首的日月，以及曾经的自己。

火辣的阳光一遍遍地把西部镀成一幅铜版的画，高贵的精神发现了庸常中的平凡。人们在燃起的篝火中看见旧时山川，看见在稼穡的过程中存活的自己。祖先延续下来的渔猎，被空茫的海面上升起的朝日唤醒，天地无声，云彩绚烂，并且注视着每条溪流的方向。青鸟的翅膀在日落之后迷失，父亲从山坡上走来，形销骨立，时间仿佛忽略了他的存在。他的走向远方的儿子，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徘徊，去拼命忘掉世俗的挣扎。精神带来的变化，鼓舞着他点亮心灵的烛光，在生活苦累的空隙窥望春天。一朝一夕，一呼一吸都飞快地融入生命的长河。

为了让人记住海南西部热带雨林的宁静，他决心以散淡的笔调抒写这个世界。河流醒来，大海近在咫尺，深邃且神秘，许多桅杆像音符起伏不定，夕阳就像黄金锻造的金鼓，无声地响起。

被称作“时代歌手”的农民奔走在土地上，他们热爱多姿多彩的田野，大自然给予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雨水来了，他们栉风沐雨，把坚定的眼神留给天上飞过的雁群，留给薄暮时分森林带来凉意的雾气。孩子的纸鸢，诱惑随着时间远去的童年，因为欣喜而心怦地飞逝。

海南的西部，属于艺术最后的飞地：一尘不染的天空和清澈的河流形成生命的禁区。孤独和执着迎接着不被人关注的惶惑与退却。寓意深长的自然左右着令人焦躁的季节，倾巢而出的晚霞和属于自己的灿烂相遇，一览无遗地留给了夕晖中即将谢幕的海面。斩不断的流水，挥不去的记忆，弥漫风烟的乡土，蜿蜒不绝的远山，以及万物复苏的季节的画卷，被人们深深铭记。风起云涌，迅雷闪电，鸟飞花燃，相逢在海南西部，冲撞或跌倒都是路上最难舍的风景。

走进西部，触摸阳光的肌肤，洞察鸟鸣的方向，幻想风雨的不期莅临。勤于歌唱的落叶，飘过山川的遗址，代表整个季节最深情的部分，轻松地进入大地的睡眠。西部的一海一如时间一样宁静，世间诸般颜色皆淤染进海水中，有的人因热爱而吃语，有的因面对而哭泣。守在岸边的船，目睹港口，憧憬自己存在的意义。画面的所有要素都具备了：热带雨林，带有白云的天空，风吹过的海面，船型屋和夕照下的木棉树，以及准备或已经离开村庄走向别处谋生的人们、酒和狗，还有粮食。

名家专栏 大地岁时

黄叶落满豆地，被风卷着跑。豆秆直挺挺，挂着几片青黄相间的豆叶。芝麻长得矮矮的，一棒棒的芝麻绽开了莢壳。黄瓜在瓜架上绕着藤蔓，没长一根瓜，花打蔫了，花骨朵没打开，便萎谢了，花蒂枯黑。去田里摘菜，找了三畦地，也无菜可摘。翻开苦瓜藤，找出两根又短又瘪的苦瓜。

已经有23天没有下雨了，哪怕是阵雨也没落下一滴。土发白，烘出火炭似的热气。水渠羸弱，水一层一层往下漫，流动不了。菜地灌不了水，菜长得一副苦难深重的样子，半青半黄，瓜也灌不了浆。两个苦瓜可以炒半盘。从刀架抽出白刀，切苦瓜，一剖两半，露出肉囊和籽。籽有七粒，裹着囊衣。囊衣殷红，如石榴衣。我抠出一粒，放进嘴巴吮囊衣，又甜又稠，吸在舌苔上，清凉无比。

剖了苦瓜，掏出19粒籽，黏在棕衣，钉在墙上。瓜类植物的种子，都是瓜籽糊着囊衣，黏在棕衣。一种瓜籽黏一张棕衣。囊衣干燥了，也不会脱落。即使多陈放几年，瓜籽也不会霉变，下到泥洞，浇水，过个三五天便抽芽。囊衣在瓜内，相当于哺乳动物的胞衣；在瓜外，相当于凤凰衣（蛋壳白膜）。来年春，有谁家缺瓜籽，到墙上取一张棕衣去。

切了苦瓜，开始熬粥。粥熬两碗，给狗吃。狗是小狗，约一斤来重，体毛深棕色，嘴巴和耳朵黑色。小狗不出门，躲在楼道间。这是一屋之中，最凉快的地方。它趴着，伸出舌头往下耷拉。狗吃冷粥，一天吃四次，一次吃半碗。我妈坚持给狗熬粥。我妈妈说，人狗不同食，人吃剩下的饭菜，可以给鸡鸭吃，可以给猪羊吃，但不能给狗吃。至于为什么不同食，我妈妈说：同食了，人的忘性大。

■ 傅菲

忘性大的人，就是易于衰老的人。当然，这是一种乡俗，并无科学依据。有些奇怪的乡俗，源自对自然万物的敬重。如跑进家门的蛇不能打，蛇是先人的信使；溜进鸡笼偷鸡的黄鼠狼不能打，黄鼠狼是仙，为人防灾；误入农家的黄麝不能打，黄麝是良善之兽，考验人的良心。生灵与人一样有呼吸，有血肉，自当敬重。

熬了粥，我去给院子里的树浇水。浇水须在太阳上山之前。土干燥，但清凉，尚未吸收暑气，水浇下去，把凉气渗入土中。一桶水浇一棵树，水勺沿着树根浇下去，土吡吡作响，冒出一个个气泡。水阴下去，洩出一块水影。浇一棵树需要三分钟。每天早晨，浇一次。我不在家，我妈三天浇一次。她伺候着瘦弱的身子，提水，走两步歇一会儿，伸直腰，看看那些树。树一共有5棵：两棵柚子树、一棵梨树、一棵赤楠、一棵红梅。其实还有一棵树，是苦楝，不浇水。苦楝树长在墙根下，两年长出5米多高。苦楝树多枝多叶，影响其他树生长。一年砍两次，砍了又发枝。浇了水，找出柴刀砍苦楝树，一刀一枝，砍了七刀。晒了一个时辰，苦楝树的

叶子晒得皱巴巴，变得灰白。

太阳上山了，不能给树浇水，水把暑气灌入根须，会烧死树。乡人浇菜也是如此。暑气是毒，毒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暑天，人多疮疖。疮疖就是热毒。但乡人并不怕疮疖。有疮疖了，摘何首乌叶子或三百草叶子或扛板归叶子，洗净捣烂，敷在疮疖上，敷三五次，便好了。

孩童唯一的去处，便是山谷中的水潭。水潭铁锅形，潭口斜长，可容纳七八个孩童戏水。他们青蛙一样跳来跳去。到了傍晚，孩童赤裸着上身，沿着山道小跑，呜啊啊地欢叫着，各回各家。鹞子在山巅盘旋，无声地逡巡。作为天空之王，它将最后一次巡游，以威慑地面上爬行或奔跑的动物。

太阳下山了，地面凉下来，这时，蛇才出来。蛇对温度高度敏感，低温藏于洞，高温藏于草丛或盘踞在水边岩石。地表温度在18~23°，蛇开始活跃。蛇无飞脚，终身匍匐，裸身而行。它是大地上的苦行者。唯有泥蛇，在烂泥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逍遥无比。

暑气日盛，蛇产卵。石洞、树洞，是蛇产卵的首选之所。一大窝蛇蛋有数十枚之多。蛇守着蛋，蜷曲在洞里，待小蛇破壳了，大蛇才离开。对生命的诞生，任何有血肉的生物体，都是极其爱护的。我们要相信，对新生命的万般垂爱，并非人类所独有。

年有四季。何谓四季？就是万物轮回。没有四季，时间便永无尽头。从轮回的角度说，时间是圆形的。万物都在圆形的铁环里滚动。苦暑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经过了极限的苦暑煎熬，方知生命何其伟大。

■ 臧稼

时而激越，澎湃你刚刚在浮江的夜色中横渡过生死。纹鳃鲜美，将一个压红红烧在它的细嫩中；有回味，才有继续的可能。如此，唯有垂钓者的猎获比万物的本源更捷径。时而悠扬，三支唢呐嘹亮你仿佛在峥嵘的大鹏山中刚刚刷新过天人合一；每一只飞鸟，都解决过一个烦恼。

每一片竹影，都轻盈过一个深渊。

时而淋漓，一对铜铤铿锵 你在蔚蓝的背景中眺看过大西山的灵性。白云下，一旦唯心，渺小替浩渺节约过多少已浪费掉的时间啊——没错，有一扇门就这样在扁鼓的敲击里缓缓打开了。

◎余晖

灿烂而平静。且仅此一例。是否盛大，纯天然依据你如何梳理我们身上那对刚刚染了色的翅膀。朝向你的同时，也将一种陌生的辨认，沿起伏山势，埋伏在你和迷人的夕照之间。特定的时刻才会弥漫出那样的氛围，冷峻中包含着热烈，它比命运女神更擅长等待。从你凝望它的那一刻起，它就是奇妙的减法；但也很奇怪，有时半个世界都被减去了，它却无涉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

那个人——献给屈原

■ 韩亚辉

那个人在艾草的芳香中走近被龙舟驶过的水花不断溅湿柴边的口号凝成响亮的诗歌震动了春风夏雨在水天中向东流去那个人在江中矗立起了一杆旗很多个星夜还在孤独飘动石头是他最好的伙伴溶化在他的胸口炼成楚国最硬的男人被一群群蛟龙相簇相拥那个人占据了365天中的一天五月初五那天的太阳把那个人的诗染成极致的红那些诗歌驱散了一个民族的毒瘴那个人我一直想抚摸一把他的胡须因为我的胡须也越来越长很多年画他的形象书写他的诗文直到某个晚上我梦到很多鱼儿正在吞食而我，两鬓亦斑那个人终于折断了他的毛笔给我扔过来许多粽子他知道粮食最甜最香长风远浪我听到他在江底的吟诵对面山顶时传来千年的琴音

文艺随笔

黄永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等，是当代著名画家，代表作有《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有趣的是，黄永玉的画作给人的印象中不中不西，不洋不土，却自成一派，看过他画的人时常感叹他的画作“看不懂”。

有一年，黄永玉应南方一座城市的邀请，前去参加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当时，参会人员除了邀请到的一些著名画家外，还特地邀请来一些绘画爱好者，与大师们一起交流互动。那天，在开幕式结束后，主办方还举办了一个公开座谈会，座谈会以互动的方式进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畅所欲言。

在座谈会进行到一半时，一个年轻的绘画爱好者站起来，大声地问黄永玉：“您好，黄先生，虽然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但实话实说，您的一些画作我一点也看不懂，不知上面到底画的是什么。您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这名绘画爱好者的提问，让之前一直气氛热烈的座谈会顿时尴尬起来。此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向了黄永玉。黄永玉似乎早就预料到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听后，不紧不慢地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人跑去问毕加索：“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毕加索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你听过鸟叫吗？”对方回答道：“听过。”“好听吗？”毕加索接着问。对方回答：“好听！”“听得懂吗？”对方回答：“听不懂！”此时，大家都被黄永玉举的例子逗得哈哈大笑。

等大家笑够了，黄永玉最后幽默地对那位绘画爱好者说道：“我的画与毕加索的画，就像鸟叫一样，这回你明白怎么一回事儿了吗？”黄永玉的话音刚落，大家不由得鼓起掌来，都被老先生的幽默和风趣折服，座谈会的气氛也顿时活跃起来。

■ 姚秦川

六月，阳光透着灼热，再有蝉不知疲倦的高音，让夏日添了几分热情。而最迷人的景致，在荷花。

第一次喜欢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一池荷塘，倾倾倒田，悠悠飘香，沁入心神。诗中写道：“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四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是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那一句“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就燃烧了我的心田。

这一刻，等待是多么美好。就在那一池吐着芬芳的花是盛夏最好的礼物，蝉和蛙都需要退避三舍。爱情如荷，纯洁高尚，柔情似水。

小时候母亲喜欢买些图画贴到墙壁上，有一幅荷花图让我记忆犹新。颜色极为艳冉，是油亮的绿色荷叶，开着粉白的荷花。远处有着雕龙画凤的古屋，近处是古风十足的凉亭。而那一池的荷花，有含羞半开的，有正缓缓张开，也有完全绽放了明媚风姿的。至今，这张图依旧是我心底的最美，不曾忘。

夏不似春，有着妩媚和妖娆，清风和谐，花儿竞妍。但夏有着属于自己的风姿。孟浩然在《夏日南亭怀辛大》中写道：“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寥寥10个字，字字生香。荷香轻送，竹露声吟，意境优雅。

读到黄庭坚的《鄂州南楼书事》，感受的是一种大气，他写道：“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山光水光亦已是风光无限，而眼前的十里荷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懂浪漫的是李白，他在《别储邕之剡中》写道：“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竹的翠绿，荷花的粉白，两色相映成趣。实在是人间至景。

鉴赏林散之的书法作品，看到老先生写的“书叠青山，灯如红豆”，立马想起著名联语“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散老为什么不写成“书似青山，灯如红豆”呢？

其实，书只有叠在一起，参差不齐，才似青山。再者，读书人哪天不是在攀登青山呢？青山在于青，生机盎然，高山流水。并非人工园林的那种拾掇后的精致。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多为假山。或许赏心悦目，却经不起攀登。

从字面上来看，“书似青山”跟“灯如红豆”对仗要工整一些。而究其联语的内涵，独说书似青山，似乎不妥呢。这种说法，可能有点牵强附会，可我是从书房的现状来理解的。至于散老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读书人拥有一定量的书籍，当在情理之中。而拥有一间独立书房，往往是一种奢望。青年时代的我，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简直是梦寐以求的。

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有个书橱或柜子就算不错了。而且橱或柜尽量向空间发展，占地越小越好。至于书，当然是到处摆放，地上和床上都不例外。大凡读书人，都有这种经历。

真正拥有书房那天，我兴奋异常。

我的一位熟人，自己没有书房，每次来到我的书房，他就不想离开。有时候，他干脆将

■ 包光潜

《出水芙蓉图》南宋 吴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要拾掇得清清爽爽，无可非议。可是，时间长了，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了……但凡经过内子整理之后，许多书不见了踪影。我不得不跟妻子讲道理，她便不再进入我的书房了。有时候进来，也只是为了找本小说或散文看看，顺便提醒我，该整理整理书房了。她也喜欢读书，只是家务事太多，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

没过多长时间，书房又乱了。

女儿实在看不下去了，批评我多次却不见效，便气呼呼地拿起毛笔，蘸上墨汁，直接在我的书房门扉上写了两个大字：猪窝。她妈妈很生气，要擦洗干净，被我阻止：“写得挺好的，留着。以后，我的书房就叫猪窝斋了。”我还煞有介事地写了《猪窝斋记》，发表在报纸上。前几年，换了大房子，书房又焕然一新，但还叫猪窝斋。

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写写毛笔字，便请学生云龙为我制了四枚印章，其中一枚便是“猪窝斋”。在墨行宣纸的时光里，它基本上替代了“包光潜”。

一位女同事告诉我，“窝”和“斋”重复了。嗨，重复就重复了吧，总不能直接叫猪窝或猪窝吧。

猪窝斋有猪，我便是；猪窝斋有书，却很乱——其实不然。书叠得参差不齐，高高低低，此起彼伏，峰谷有致——这不正是散老所说的“书叠青山”嘛。

椰下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5分 印完：5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